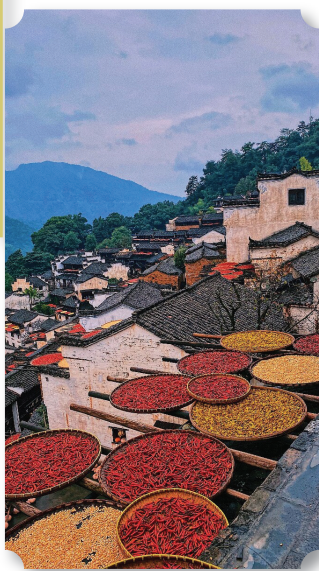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晒秋里的乡愁

康彩红



光阴有情,予人间四季风情,万物丰茂,也种下一个个美好的成语,比如春风化雨,春种秋收,秋收冬藏……春花秋月间,人间又是一个轮回,不知不觉,秋分已到,也到了秋收时节。

秋天的美好,不止有壮丽的风景,更有丰美的庄稼;不止有辛勤的汗水,更有欣慰的笑容;不止有庄稼地里的收割,更有琳琅满目的晾晒。暖黄色的秋阳下,温和不燥的秋风里,人们忙着晾晒农作物。秋天的颜色浸染在农作物上,鲜艳明媚,带着土地的体温,在蓝天白云下,和青山绿水,错落有致的房屋交相呼应,构成一幅色彩缤纷的晒秋图。

这幅晒秋图,把秋天的华彩大戏推向高潮,且余音袅袅,不绝于心。留守在村庄里的人,心怀骄傲,远走他乡的游子,心系美好图景,把乡愁捻了又捻,纤细悠长,坚韧不断。

金黄色是秋天的主色调。秋风唱出老生的腔调,调门高亢奋进,满地金黄的玉米,激情轩昂,涌起满腹豪情。庄稼人忙着收割玉米。玉米秆割倒,掰掉玉米棒子,堆成一堆堆,装到箩头里,挑到地头,装到车上,再把这车金黄装满庭院,挂在土坯墙上,一列列一行行,整齐壮观。现在的联合收割机,减省了收、掰、装、运、辫和挂多个程序,通过机器,玉米直接脱粒成一粒粒金黄,要么在田间地头售卖掉,要么运到场院里晾晒。晒出一秋好心情,晒出一季好庄稼。

红色略逊于黄色,但它胜在颜色更艳,引人注目。秋天晒红辣椒是一个盛大场景。采摘回来的辣椒,放在竹匾里、凉席上,晒干储存,能吃上一年。那些晾晒着的红辣椒,可谓是气氛活跃担当,它们洋溢着火辣的激情,把朴素的乡村生活敲打得轰轰烈烈、红红火火。日常饮食,煎炸烹煮,放入一小撮干辣椒,如水的日子也变得热辣蓬勃,滋味醇厚。

山楂也熟了,红枣也熟了,它们属于甜美派,安安静静,恬恬淡淡,在匾箩里,任秋风抚摸,任阳光铺泄,母亲时而过去翻一翻,保证每一粒果实都能接受到公平的阳光。“不偏不倚,甘

甜美满。”母亲的念叨,颇有含义。有小贩来收山楂和红枣,母亲拿出最好的那部分,卖给人家。“卖就卖最好的,人家也才好卖出去。自己吃,不用太讲究。”剩下的山楂,母亲要么切成片晒干,她说“冬天煮肉时放些,好熟,不腻。”要么,做成山楂酱储存着,做山楂苹果汤,正好能用上。日子在母亲的精心调理下,有条不紊,绵软味浓,这份甜美氤氲着我们的心扉整整一年,接着又是一年。

秋天的棉花洁白如雪,去掉黝黑坚硬的外皮,将白生生、虚蓬蓬的棉花晾晒在凉席上,如同一席硕大厚实的白云落在我们的房顶,那么软,那么暖。双手摸上去,不由得就被这份柔软蛰伏了,心头那悠远的诗意“噗”地钻入棉花里。我们的棉花不多,母亲心灵手巧,扯上几尺布,裁剪好尺寸,絮上新轧的棉花,坐在灯下飞针走线,为我们缝制棉衣棉鞋。儿时,最喜欢看做被子,大大的凉席铺着,再铺上被里,把棉花一把一把絮上,均匀厚实。再铺上被面,抚平,就引针穿行缝被子了。这时候,我就喜欢躺在上面,柔软温厚的感觉真好啊。母亲不急不躁,她快缝到我跟前时,才说“起来,起来,别耽误我干活。”我就挪到另一处地方,继续享受这份柔暖。母亲用她的勤劳和慈爱,为我们滋养出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,让我们在宽容和仁爱中迈步向前。

花生有两种颜色的晒法,一种带壳晒,一种去壳晒。带壳的浅黄色,猛一看似乎春天融融的柳芽,铺满了一个秋天,但仔细瞧,它们满脸的麻子,硬硬的质感,把人的思绪又拽入秋天。去了壳的,殷红的色泽,着实是诱人。还有黄豆、红豆、绿豆、芝麻……争先亮相,热烈地为秋的景色添上一道又一道靓丽。

母亲还觉得不够,她会把收回来的南瓜、冬瓜、茄子切片晾晒,也会把豆角、小白菜焯水晾晒……秋色不褪,晾晒不止,晒的是丰收和喜悦,晒的是红火和勤劳,晒出了希望,晒出了日子的美好。在城市一隅,草丛里的蟋蟀一声声,叫响我记忆里的晒秋图。

大海是什么样子,肯定好大好蓝。我当时就说,闲暇时一定带她去看海。后来,先是母亲中风住院治疗,康复训练大半年才有所好转。等母亲可以正常走路时,又遇到了疫情。今年春季我太忙,走不开。夏天持续高温天气,不适合出游。一转眼又到了秋天,说好的事就这样一年年搁置下来。“不急,有空再说吧。”母亲总是这样安慰着我。殊不知,有空再说只是个借口而已,说不定一等又要几年,我决定不能再拖了。上个星期,我只做一件事,就是陪母亲看海。我们规划好了路线,开始出发去看海了。母亲兴奋得不得了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到海边了,母亲非常激动,用海水洗脸,还尝了口海水,她说还真是咸的,一脸的欣慰。看着她的笑容,一路辛苦劳顿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仍觉得满满的都是幸福。愿望再美好,不去实现,只能是等了一秋又一秋了。

岁月不等人,深也好浅也罢,一晃又一秋。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赶紧去做,时间会证明,这是值得的。

收秋记

宋玉新

离开故乡多少年,就有多少年没有去过庄稼地了。

童年时的庄稼地,对我来说是满满的乐趣;少年时的庄稼地,对我来说是种种抱怨;青年时的庄稼地,对我来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自己家的地还是那几块地,从有记忆起就从未变过,但随着时间改变,堆砌的年龄却改变了自身的容颜。

童年时,庄稼地也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乐趣。在玉米长高时,我们一群小朋友穿梭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捉迷藏。一起寻找那种细细的、红红的玉米秆,玉米秆留在嘴里的甘甜,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每年中秋节前后,就到了收秋的季节。每人都换上平时种地时的衣服,来往于自己家和庄稼地的道路上。机动三轮突突地冒着白烟,一车车金黄的玉米,田间掰玉米的嚓嚓声,林间地头小孩的打闹声,总是隐约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父母和姐姐站在地垄中间,每人几行,一边聊天,一边掰玉米,偶尔会听见母亲惊讶的叫声,看这个玉米长得多大,如都是这么大,就好了。随着一行行的玉米秆被无情地踩倒,玉米棒子似聚会一般聚拢到一块。由于自己家的地势较低,需要用尼龙袋一袋一袋往路面上背,父亲肩扛尼龙袋一步一弯的情景,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间。

等到夜晚,总会有一股焚烧玉米皮的味道氤氲在大街小巷,每家每户门口及院子里的灯就会亮起来,整条巷子里的灯连缀起来,灯火通明,好像白天悠悠离别时故意遗留的一个角落。整条巷子里的鸡、狗都活泼起来,鸡三五成群挨个串门,进去一家还未来得及仔细打量一番,猛然间扑出一条大狗,“汪汪汪”地狂叫起来,吓得鸡们架着翅膀跑出门外。小孩们用玉米皮缠绕起来,如老太太们裹得头巾一样,将玉米胡须塞入玉米皮中,点燃,在整条巷子里疯跑,空中飞行的飞机似的,留下一缕缕烟雾,跑一段,站定,鼓起腮帮用嘴吹一下,直至烧起来扔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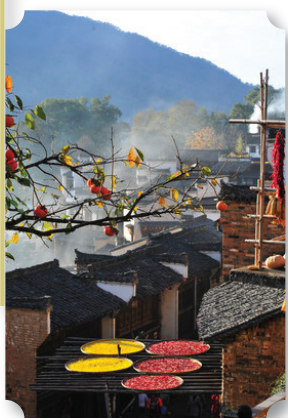
大人们不顾白天掰玉米的辛劳,盘坐在玉米堆里,把玉米棒子的皮掰掉,有的将玉米皮拧成麻花一样,把两个玉米棒子打成死结。然后,将玉米棒子整整齐齐地垒在窗台上,抑或垒在自家的台阶上。

白天时,父亲会在我家的槐树下仔细端详一番,确定一下挂玉米的位置,然后,由他爬到梯子上,我和姐姐将一个的玉米棒子依次传给父亲,经父亲一番摆弄之后,一个个玉米堆成的形状如松果一样,好像一件件的艺术品。

每年,一到逐渐枝叶枯黄,秋风缓缓吹来之时,往昔收秋的一些往事,就会像吃茶时回甘一样,萦绕在自己的心田。

深深浅浅又一秋

赵自力



早晨去公园跑步,清风微拂,不时有落叶掉落地面。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,我触景生情,想起了比较应景的一句诗来。停下脚步,拾起一枚红叶,不禁思忖起来。俗话说一叶知秋,转眼又是一个秋天。

我总觉得,写作不是为了发表而写,内容一定是有感而发的。我到很多村子里去,跟当地群众了解风土民情。“鞋子沾满了泥巴,写的文字才接地气”,这是一位文友说的话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我和他们一起耕作,一起打板栗,听他们讲过去动人的故事。老屋子、古村落,还有那小桥流水人家,都让我欣喜不已。我把自己的感悟,写在了一篇篇文章里,没有矫揉造作,没有华丽辞藻,文友们都说字里行间浸润着乡愁的味道。打开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,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,是我最喜欢的方式。我会继续保持这个爱好,一秋又一秋地写下去,用朴实的文字,打动人心,浸润心田。

我一直有个心愿,想带母亲看看大海。前几年母亲就念叨着,不知道